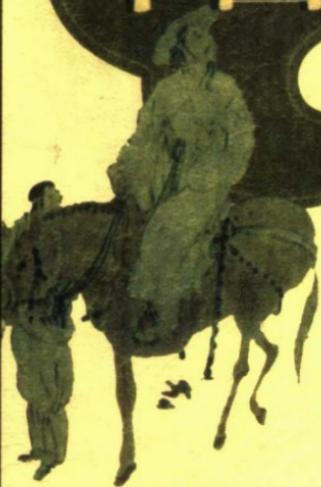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■北京出版社

蛰 龙

於陵曲银台公^①，读书楼上。值阴雨晦暝，见一小物，有光如萤，蠕蠕而行。过处，则黑如蚰迹^②。渐盘卷上，卷亦焦。意为龙，乃捧卷送之。至门外，持立良久，蟠曲不少动^③。公曰：“将无谓我不恭？”执卷返，乃置案上，冠带长揖送之^④。方至檐下，但见昂首乍伸，离卷横飞，其声噭然，光一道如缕；数步外，回首向公，则头大于瓮，身数十围矣；又一折反，霹雳震惊，腾霄而去。回视所行处，盖曲曲自书笥中出焉^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於（wū，音乌）陵：山东长山县（今邹平县）的古称。春秋时齐国邑名。
曲银台公：名曲迁乔，号带溪。明万历五年进士，官至通政使。银台，即通政使的别称。

②蚰：蚰蜒。

③蟠曲：像尺蠖一样蟠曲着。

④冠带：穿戴官服。

⑤曲曲：指弯弯曲曲爬过的痕迹。 书笥：书箱。

第四卷

余德

武昌尹图南，有别第^①，尝为一秀才税居^②。半年来，亦未尝过问。一日，遇诸其门，年最少，而容仪裘马，翩翩甚都^③。趋与语，却又蕴藉可爱。异之。归语妻。妻遣婢托遗问以窥其室^④。室有丽姝，美艳逾于仙人；一切花石服玩，俱非耳目所经。

尹不测其何人，诣门投谒，适值他出。翼日，却来拜答。展其刺呼^⑤，始知余姓德名。语次，细审官阀^⑥，言殊隐约。固诘之，则曰：“欲相还往，仆不敢自绝。应知非寇窃逋逃者，何须必知来历。”尹谢之^⑦。命酒款宴，言笑甚欢。向暮，有昆仑捉马挑灯^⑧，迎导以去。

明日，折简报主人^⑨。尹至其家，见屋壁俱用明光纸裱，洁如镜。金狻猊燕异香^⑩。一碧玉瓶插凤尾孔雀羽各二，各长二尺余。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树，不知何名，亦高二尺许，垂枝覆几外；叶疏花密，含苞未吐；花状似湿蝶敛翼，蒂即如须。筵间不过八簋^⑪，丰美异常。既^⑫，命童子击鼓催花为令^⑬。鼓声既动，则瓶中花颤颤欲折，俄而蝶翅渐张。既而鼓歇，渊然一声，蒂须顿落，即为一蝶，飞落尹衣。余笑起，飞一巨觥；酒方引满，蝶亦飏去。顷之，鼓又

作，两蝶飞集余冠。余笑云：“作法自毙矣^①。”亦引二觥。三鼓既终，花乱墮，翩翩而下，惹袖沾衿。鼓童笑来指数：尹得九筹^②，余得四筹。尹已薄醉，不能尽筹，强引三爵，离席亡去。由是益奇之。

然其为人寡交与，每阖门居，不与国人通吊庆。尹逢人辄宣；闻其异者，争交欢余，门外冠盖相望。余颇不耐，忽辞主人去。

去后，尹入其家，空庭洒扫无纤尘；烛泪堆掷青阶下；窗间零帛断绵，指印宛然。惟舍后遗一小白石缸，可受石许。尹携归，贮水养朱鱼。经年，水清如初贮。后为佣保移石，误碎之。水蓄并不倾泻。视之，缸宛在，扪之虚栗。手入其中，水随手泄；出其手，则复合。冬月不冰。一夜，忽结为晶，鱼游如故。

尹畏人知，常置密室，非子婿不以示也。久之渐播，索玩者纷错于门^③。腊月，忽解为水，阴湿满地，鱼亦渺然。其旧缸残石犹存。忽有道士踵门求之。尹出以示。道士曰：“此龙宫蓄水器也。”尹述其破而不泄之异。道士曰：“此缸之魂也。”殷殷然乞得少许。问其何用，曰：“以屑合药^④，可得永寿。”予一片，欢谢而去。

【注释】

①别第：别墅；正宅之外的另一住宅。

②税居：租住。

③都：华美。

④遣问：送礼问候。

⑤刺呼：指名帖上的署名。

⑥官阙：指门第。

⑦谢之：谓表示歉意。

- ⑧昆仑：仆人的代称。古称黑皮肤的人为昆仑，奴仆称昆仑奴。
- ⑨折简：亦作“折柬”。指书札或帖子。报：回报，回请。
- ⑩金狻猊燕异香：金狮子香炉中点着奇异的香。
- ⑪八簋（guǐ，音轨）：指八样菜。
- ⑫既：谓入席后。原作“即”，据十六卷本改。
- ⑬催花：催促花开。令：酒令。
- ⑭作法自毙：亦作“作法自弊”。谓自己立法反使自己受害。犹言自作自受。
- ⑮筹：酒筹，用以计算该喝几杯酒。
- ⑯纷错：纷杂交错。
- ⑰以屑合药：用粉屑配药。

杨千总

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^①，有千总杨花麟来迎^②。冠盖在途，偶见一人遗便路侧^③。杨关弓欲射之，公急呵止。杨曰：“此奴无礼，合小怖之^④。”乃遥呼曰：“遗屙者！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鬢子^⑤。”即飞矢去，正中其鬢。其人急奔，便液汚地^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毕民部公：指毕自严，即毕际有之父，山东淄川人。明万历二十年进士，官至户部尚书，后请病归里。民部，户部的别称。即家起：谓就家乡起用。
②备兵洮岷：到今甘肃洮水、岷山一带主持防务。

③遗便路侧：在路旁大便。

④合：合该，该当，应当。

⑤会稽藤簪：此戏称会稽竹做箭杆的箭。自古以会稽竹做箭杆最好。绾（wǎn，音挽）鬢子：挽发髻。

⑥便液：指屎尿。

瓜异

康熙二十六年六月，邑西村民圃中^①，黄瓜上复生蔓，结西瓜一枚，大如碗。

【注释】

①邑：本县，指山东淄川县。圃：菜园。

青梅

白下程生^①，性磊落，不为畛畦^②。一日，自外归，缓其束带，觉带沉沉，若有物墮。视之，无所见。宛转间，有女子从衣后出，掠发微笑，丽甚。程疑其鬼，女曰：“妾非鬼，狐也。”程曰：“倘得佳人，鬼且不惧，而况于狐。”遂与狎。二年，生一女，小字青梅。每谓程：“勿娶，我且为君生子。”程遂不娶。亲友共诮姗之^③。程志夺，聘湖东王氏。狐闻之怒，就女乳之，委于程曰：“此汝家赔钱货，生之杀之，俱由尔。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！”出门径去。

青梅长而慧，貌韶秀，酷肖其母。既而程病卒，王再醮去。青梅寄食于堂叔；叔荡无行，欲鬻以自肥。适有王进士者，方候铨于家^④，闻其慧，购以重金，使从女阿喜服役。喜年十四，容华绝代。见梅忻悦，与同寝处。梅亦善候伺，能以目听，以眉语，由是一家俱怜爱之。

邑有张生，字介受。家屡贫，无恒产，税居王第。性纯孝，制行不苟^⑤，又笃于学。青梅偶至其家，见生据石啖糠粥^⑥，入室与生母絮语，见案上具豚蹄焉。时翁卧病，生入，抱父而私^⑦。便液污衣，翁觉之而自恨；生掩其迹，急出自濯，恐翁知。

梅以此大异之，归述所见，谓女曰：“吾家客，非常人也。娘子不欲得良匹则已，欲得良匹，张生其人也。”女恐父厌其贫。梅曰：“不然，是在娘子。如以为可，妾潜告，使求伐焉^⑧。夫人必召商之，但应之曰‘诺’也，则谐矣。”女恐终贫为天下笑，梅曰：“妾自谓能相天下士，必无谬误。”

明日，往告张媪。媪大惊，谓其言不祥。梅曰：“小姐闻公子而贤之也，妾故窥其意以为言。冰人往，我两人袒焉^⑨，计合允遂。纵其否也，于公子何辱乎？”媪曰：“诺。”乃托侯氏卖花者往。夫人闻之而笑，以告王。王亦大笑。唤女至，述侯氏意。女未及答，青梅亟赞其贤，决其必贵。夫人又问曰：“此汝百年事。如能啜糠覈也^⑩，即为汝允之。”女俯首久之，顾壁而答曰：“贫富命也。倘命之厚，则贫无几时，而不贫者无穷期矣。或命之薄，彼锦绣王孙，其无立锥者岂少哉？是在父母。”初，王之商女也，将以博笑，及闻女言，心不乐曰：“汝欲适张氏耶？”女不答；再问，再不答。怒曰：“贱骨子不长进！欲携筐作乞人妇，宁不羞死！”女涨红气结，含涕引去。媒亦遂奔。

青梅见不谐，欲自谋。过数日，夜诣生。生方读，惊问所来；词涉吞吐。生正色却之。梅泣曰：“妾良家子，非淫奔者；徒以君贤，故愿自托。”生曰：“卿爱我，谓我贤也。昏夜之行，自好者不为，而谓贤者为之乎？夫始乱之而终成

之，君子犹曰不可；况不能成，彼此何以自处？”梅曰：“万一能成，肯赐援拾否^⑪？”生曰：“得人如卿，又何求？但有不可如何者三^⑫，故不敢轻诺耳。”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不能自主，则不可如何；即能自主，我父母不乐，则不可如何；即乐之，而卿之身直必重，我贫不能措，则尤不可如何。卿速退，瓜李之嫌可畏也^⑬！”梅临去，又嘱曰：“倘君有意，乞共图之。”生诺。

梅归，女诘所往，遂跪而自投。女怒其淫奔，将施朴责。梅泣白无他，因以实告。女叹曰：“不苟合，礼也；必告父母，孝也；不轻然诺，信也：有此三德，天必祐之，其无患贫也已。”既而曰：“予将若何？”曰：“嫁之。”女笑曰：“痴婢能自主乎？”曰：“不济，则以死继之。”女曰：“我必如所愿。”梅稽首而拜之。

又数日，谓女曰：“曩而言之戏乎，抑果欲慈悲耶？果尔，尚有微情，并祈垂怜焉。”女问之，答曰：“张生不能致聘，婢又无力可以自赎，必取盈焉^⑭，嫁我犹不嫁也。”女沉吟曰：“是非我之能为力矣。我曰嫁，且恐不得当；而曰必无取直焉，是大人所必不允^⑮，亦余所不敢言也。”梅闻之，泣下，但求怜拯。女思良久，曰：“无已，我私蓄数金，当倾囊相助。”梅拜谢，因潜告张。张母大喜，多方乞贷，共得如干数，藏待好音。

会王授曲沃宰^⑯，喜乘间告母曰：“青梅年已长，今将莅任，不如遣之。”夫人固以青梅太黠，恐导女不义，每欲嫁之，而恐女不乐也，闻女言甚喜。逾两日，有佣保妇白张氏意。王笑曰：“是只合偶婢子，前此何妄也！然鬻媵高门，价当倍于曩昔^⑰。”女急进曰：“青梅侍我久，卖为妾，良不忍。”王乃传语张氏，仍以原金署券^⑱，以青梅嫔于生。

入门，孝翁姑，曲折承顺，尤过于生，而操作更勤，屢糠秕不为苦。由是家中无不爰重青梅。梅又以刺绣作业，售且速，贾人候门以购，惟恐弗得。得资稍可御穷^⑩。且劝勿以内顾误读，经纪皆自任之。

因主人之任^⑪，往别阿喜。喜见之，泣曰：“子得所矣，我固不如。”梅曰：“是何人之赐，而敢忘之？然以为不如婢子，是促婢子寿。”遂泣相别。

王如晋，半载，夫人卒，停柩寺中。又二年，王坐行赇免^⑫，罚赎万计，渐贫不能自给，从者逃散。是时，疫大作，王染疾卒。惟一媼从女。未几，媼亦卒。女伶仃益苦。有邻媼劝之嫁，女曰：“能为我葬双亲者，从之。”媼怜之，赠以斗米而去。半月复来，曰：“我为娘子极力，事难合也：贫者不能为葬，富者又嫌子为陵夷嗣^⑬。奈何！尚有一策，但恐不能从也。”女曰：“若何？”曰：“此间有李郎，欲觅侧室，倘见姿容，即遣厚葬，必当不惜。”女大哭曰：“我播绅裔而为人妾耶！”媼无言，遂去。日仅一餐，延息待贾^⑭。居半年，益不可支。一日，媼至。女泣告曰：“困顿如此，每欲自尽，犹恋恋而苟活者，徒以有两柩在。已将转沟壑^⑮，谁收亲骨者？故思不如依汝言也。”媼即导李来，微窥女，大悦。即出金营葬，双槨具举^⑯。已，乃载女去，入豕家室^⑰。豕室故悍妒，李初未敢言妾，但托买婢。及见女，暴怒，杖逐而出，不听入门。

女披发零涕，进退无所。有老尼过，邀与同居，喜从之。至庵中，拜求祝发^⑱。尼不可，曰：“我视娘子，非久卧风尘者。庵中陶器脱粟^⑲，粗可自支，姑寄此以待之。时至，子自去。”居无何，市中无赖窥女美，每打门游语为戏，尼不能止。女号泣欲自尽。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严禁^⑳，恶

少始稍敛迹。后有夜穴寺壁者，尼惊呼始去。因复告吏部，捉得首恶者，送郡笞责，始渐安。

又年余，有贵公子过，见女惊艳，强尼通殷勤，又以厚赂啖尼。尼婉语之曰：“渠簪缨胄^①，不甘媵御^②。公子且归，迟迟当有以报命。”既去，女欲乳药死^③。夜梦父来，疾首曰：“我不从汝志，致汝至此，悔之已晚。但缓须臾死，夙愿尚可复酬。”女异之。天明，盥已，尼望之而惊曰：“睹子面，浊气尽消，横逆不足忧也。福且至，勿忘老身。”语未既，闻扣户声。女失色，意必贵家奴。尼启扉，果然。骤问所谋。尼笑语承迎，但请缓以三日。奴述主言，事若无成，俾尼自复命。尼唯唯敬应，谢令去。女大悲，又欲自尽。尼止之。女虑三日复来，无词可应。尼曰：“有老身在，斩杀自当之。”

次日，方晡^④，暴雨翻盆，忽闻数人挝户大哗。女意变作，惊怯不知所为。尼冒雨启关，见有肩舆停驻，女奴数辈，捧一丽人出，仆从煊赫，冠盖甚都。惊问之，云：“是司李内眷^⑤，暂避风雨。”导入殿中，移塌肃坐。家人妇群奔禅房，各寻休憩。入室见女，艳之，走告夫人。无何，雨息，夫人起，请窥禅室。尼引入，睹女惊艳，凝眸不瞬。女亦顾盼良久。夫人非他，盖青梅也。各失声哭，因道行踪。盖张翁病故，生起复后^⑥，连捷授司李。生先奉母之任，后移诸眷口。女叹曰：“今日相看，何啻霄壤！”梅笑曰：“幸娘子挫折无偶，天正欲我两人完聚耳。倘非阻雨，何以有此邂逅？此中具有鬼神，非人力也。”乃取珠冠锦衣，催女易妆。女俯首徘徊。尼从中赞劝。女虑同居其名不顺，梅曰：“昔日自有定分，婢子敢忘大德！试思张郎，岂负义者？”强妆之。别尼而去。

抵任，母子皆喜。女拜曰：“今无颜见母。”母笑慰之。因谋涓吉合卺^①。女曰：“庵中但有一丝生路，亦不肯从夫人至此。倘念旧好，得受一庐，可容薄团足矣。”梅笑而不言。及期，抱艳妆来。女左右不知所可。俄闻乐鼓大作，女亦无以自主。梅率婢姬强衣之，挽扶而出。见生朝服而拜，遂不觉盈盈而自拜也。梅曳入洞房，曰：“虚此位以待君久矣。”又顾生曰：“今夜得报恩，可好为之。”返身欲去。女捉其裾，梅笑曰：“勿留我，此不能相代也。”解指脱去^②。

青梅事女谨，莫敢当夕^③。而女终渐沮不自安。于是母命相呼以夫人。梅终执婢妾礼，罔敢懈。三年，张行取入都^④，过庵，以五百金为尼寿。尼不受。强之，乃受二百金，起大士祠^⑤，建王夫人碑。后张仕至侍郎。程夫人举二子一女，王夫人四子一女。张上书陈情，俱封夫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生佳丽，固将以报名贤；而世俗之王公，乃留以赠纨袴。此造物所必争也。而离离奇奇，致作合者无限经营^⑥，化工亦良苦矣^⑦。独是青夫人能识英雄于尘埃，誓嫁之志，期以必死；曾俨然而冠裳也者，顾弃德行而求膏粱^⑧，何智出婢子下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白下：古地名。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北。唐移金陵县于白下，改称白下县。后用为南京的别称。

②不为畛畦：意谓不为礼俗所约束。畛畦，界限，界域。

③诮姗：讥笑，讽刺。

④候铨：听候铨选，即候补官职。

⑤制行不苟：遵礼而行，一丝不苟。意谓品行端正。

⑥据石：靠着石头。

⑦私：意指小便。

- ⑧求伐：请人作媒。
- ⑨袒：袒护，偏袒。犹俗谓从旁帮腔。
- ⑩啜糠覈（hé，音合）：犹吃糠咽菜。啜，吃，食，饮。覈，碎米屑。
- ⑪援拾：犹收留。
- ⑫不可如何：意谓不可解决。
- ⑬瓜李之嫌：即瓜田李下之嫌。意喻涉嫌的处境或关系。语本古乐府《君子行》：“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。”
- ⑭取盈：意谓拿足赎身的价钱。
- ⑮大人：此指其父母。
- ⑯曲沃宰：山西省曲沃县令。
- ⑰曩昔：以前。此指原来的买身价。
- ⑱以原金署券：以原来买身价立下赎身契约。
- ⑲御穷：应付穷日子。
- ⑳之任：赴任，上任。之，往，赴。
- ㉑坐行赇：犯行贿罪。免：革职。
- ㉒陵夷嗣：破落家庭的后代。
- ㉓延息待贾：苟延残喘，等待卖身。
- ㉔转沟壑：转归沟谷。意谓将饥寒而亡。
- ㉕双棺：两口薄棺。
- ㉖冢室：指正室，即嫡妻。
- ㉗祝发：剃发出家。
- ㉘陶器脱粟：指粗碗糙米。
- ㉙揭示：张贴告示。
- ㉚渠：他，她。簪缨：达官贵人的冠饰，代指宦人家。胄：后裔，后代。
- ㉛媵御：侍妾。
- ㉜乳药：指饮毒，服毒。
- ㉝晡：申时，即午后三至五时。
- ㉞司李：官名。亦作“司理”。掌刑法。
- ㉟起复：服父母丧期满后重新出任官职。
- ㉞涓吉合卺：择吉日成亲。
- ㉟解指脱去：掰开手指脱身而去。

㊲莫敢当夕：不敢以正妻身份与夫同寝。当夕，即值夕。

㊳行取：调取，奉调。

㊴大士：指观音大士。

㊵合作者：指从中撮合的人。 经营：策划营谋。

㊶化工：造化之工。意谓老天爷的用心。

㊷膏粱：美味。指富家子弟。

罗刹海市

马骥，字龙媒，贾人子。美丰姿，少倜傥，喜歌舞，辄从梨园子弟，以锦帕缠头，美如好女，因复有“俊人”之号。十四岁，入郡庠^①，即知名。父衰老，罢贾而归，谓生曰：“数卷书，饥不可煮，寒不可衣。吾儿可仍继父贾。”马由是稍稍权子母^②。

从人浮海，为飓风引去^③，数昼夜至一都会。其人皆奇丑，见马至，以为妖，群哗而走。马初见其状，大惧，迨知国中之骇己也，遂反以此欺国人。遇饮食者，则奔而往；人惊遁，则啜其余。久之，入山村。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褴褛如丐。马息树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遥望之。久之，觉马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马笑与语。其言虽异，亦半可解。马遂自陈所自。村人喜，遍告邻里，客非能搏噬者。然奇丑者望望即去，终不敢前；其来者，口鼻位置，尚皆与中国同。共罗浆酒奉马。马问其相骇之故，答曰：“尝闻祖父言：西去二万六千里，有中国，其人民形象率诡异^④。但耳食之^⑤，今始信。”问其何贫。曰：“我国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极者，为上卿；次任民社^⑥；下焉者，亦邀贵人宠，故得鼎烹以养妻子^⑦。若我辈初生时，父母皆以

为不祥，往往置弃之；其不忍遽弃者，皆为宗嗣耳。”问：“此名何国？”曰：“大罗刹国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。”马请导往一观。

于是鸡鸣而兴^⑧，引与俱去。天明，始达都。都以黑石为墙，色如墨，楼阁近百尺。然少瓦，覆以红石；拾其残块磨甲上，无异丹砂。时值朝退，朝中有冠盖出，村人指曰：“此相国也。”视之，双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帘。又数骑出，曰：“此大夫也。”以次各指其官职，率骜骜怪异，然位渐卑，丑亦渐杀^⑨。无何，马归，街衢人望见之，噪奔跃蹶，如逢怪物。村人百口解说，市人始敢遥立。

既归，国中咸知有异人，于是搢绅大夫，争欲一广见闻，遂令村人要马。每至一家，阍人辄阖户，丈夫女子窃窃自门隙中窥语。终一日，无敢延见者。村人曰：“此间一执戟郎^⑩，曾为先王出使异国，所阅人多，或不以子为惧。”造郎门。郎果喜，揖为上客。视其貌，如八九十岁人。目睛突出，须卷如猬。曰：“仆少奉王命，出使最多，独未至中华。今一百二十余岁，又得见上国人物，此不可不上闻于天子。然臣卧林下，十余年不践朝阶，早旦，为君一行。”乃具饮馔，修主客礼。酒数行，出女乐十余人，更番歌舞。貌类夜叉，皆以白锦缠头，拖朱衣及地。扮唱不知何词，腔拍恢诡^⑪。主人顾而乐之，问：“中国亦有此乐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主人请拟其声，遂击桌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“异哉！声如凤鸣龙啸，从未曾闻。”翼日，趋朝，荐诸国王。王忻然下诏。有二三大夫，言其怪状，恐惊圣体。王乃止。郎出告马，深为扼腕^⑫。

居久之，与主人饮而醉，把剑起舞，以煤涂面作张飞。主人以为美，曰：“请君以张飞见宰相，厚禄不难致。”马

曰：“游戏犹可，何能易面目图荣显？”主人强之，马乃诺。主人设筵，邀当路者^⑩，令马绘面以待。客至，呼马出见客。客讶曰：“异哉！何前媸而今妍也！”遂与共饮，甚欢。马婆娑歌“弋阳曲”^⑪，一座无不倾倒。

明日，交章荐马^⑫。王喜，召以旌节。既见，问中国治安之道，马委曲上陈^⑬，大蒙嘉叹，赐宴离宫。酒酣，王曰：“闻卿善雅乐，可使寡人得而闻之乎？”马即起舞，亦效白锦缠头，作靡靡之音。王大悦，即日拜下大夫。时与私宴，恩宠殊异。

久而官僚知其面目之假；所至，辄见人耳语，不甚与款洽。马至是孤立，惘然不自安。遂上疏乞休致^⑭，不许；又告休沐^⑮，乃给三月假。

于是乘传载金宝^⑯，复归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马以金资分给旧所与交好者，欢声雷动。村人曰：“吾侪小人受大夫赐，明日赴海市，当求珍玩以报。”问：“海市何地？”曰：“海中市，四海鲛人^⑰，集货珠宝；四方十二国，均来贸易。中多神人游戏。云霞障天，波涛间作。贵人自重，不敢犯险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辈，代购异珍。今其期不远矣。”问所自知，曰：“每见海上朱鸟往来，七日即市。”马问行期，欲同游瞩。村人劝使自贵。马曰：“我顾沧海客，何畏风涛？”

未几，果有踵门寄资者，遂与装资入船。船容数十人，平底高栏。十人摇橹，激水如箭。凡三日，遥见水云幌漾之中，楼阁层叠；贸迁之舟^⑱，纷集如蚁。少时，抵城下。视墙上砖，皆长与人等。敌楼高接云汉。维舟而入，见市上所陈，奇珍异宝，光明射目，多人世所无。

一少年乘骏马来，市人尽奔避，云是“东洋三世子”。世子过，目生曰：“此非异域人？”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^⑲。

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。世子喜曰：“既蒙辱临，缘分不浅！”于是授生骑，请与连辔。乃出西城。方至岛岸，所骑嘶跃入水。生大骇失声，则见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宫殿，玳瑁为梁，鲂鱣作瓦，四壁晶明，鉴影炫目。下马揖入。仰视龙君在上，世子启奏：“臣游市廛，得中华贤士，引见大王。”生前拜舞。龙君乃言：“先生文学士，必能衡官屈、宋^②。欲烦椽笔赋‘海市’^②，幸无吝珠玉^②。”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晶之砚，龙鬚之毫，纸光似雪，墨气如兰。生立成千余言，献殿上。龙君击节曰：“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国矣！”遂集诸龙族，宴集采霞宫。

酒炙数行，龙君执爵向客曰：“寡人所怜女，未有良匹，愿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”生离席愧荷，唯唯而已。龙君顾左右语。无何，宫女数人，扶女郎出。珮环声动，鼓吹暴作，拜竟睨之，实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时酒罢，双鬟挑画灯，导生入副宫。女浓妆坐伺。珊瑚之床，饰以八宝^②；帐外流苏^②，缀明珠如斗大；衾褥皆香奩。

天方曙，维女妖鬟，奔入满侧。生起，趋出朝谢。拜为驸马都尉。以其赋驰传诸海。诸海龙君，皆专员来贺，争折简招驸马饮。生衣绣裳，坐青虬^②，呵殿而出^②。武士数十骑，背雕弧^②，荷白棓^②，晃耀填拥。马上弹筝，车中奏玉^②。三日间，遍历诸海。由是“龙媒”之名，噪于四海。

宫中有玉树一株，围可合抱；本莹澈^②，如白琉璃；中有心，淡黄色，稍细于臂；叶类碧玉，厚一钱许，细碎有浓阴。常与女啸咏其下。花开满树，状类蔷薇^②。每一瓣落，锵然作响。拾视之，如赤瑙雕镂，光明可爱。时有异鸟来鸣，毛金碧色，尾长于身，声等哀玉^②，恻人肺腑。生闻之，辄念故土。因谓女曰：“亡出三年，恩慈间阻^②，每

念及，涕膺汗背。卿能从我归乎？”女曰：“仙尘路隔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鱼水之爱，夺膝下之欢。容徐谋之。”生闻之，涕不自禁。女亦叹曰：“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！”

明日，生自外归。龙王曰：“闻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诘旦趣装，可乎？”生谢曰：“逆旅孤臣，过蒙优宠，衔报之恩，结于肺腑。容暂归省，当图复聚耳。”入暮，女置酒话别。生订后会。女曰：“情缘尽矣。”生大悲，女曰：“归养双亲，见君之孝。人生聚散，百年犹旦暮耳，何用作儿女哀泣？此后妾为君贞，君为妾义，两地同心，即伉俪也，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谓之偕老乎？若渝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虑中馈乏人^①，纳婢可耳。更有一事相嘱：自奉衣裳^②，似有佳朕^③，烦君命名。”生曰：“女耶，可名龙宫；男耶，可名福海。”女乞一物为信。生在罗刹国所得赤玉莲花一对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“三年后四月八日，君当泛舟南岛，还君体胤^④。”女以鱼革为囊，实以珠宝，授生曰：“珍藏之，数世吃着不尽也。”

天微明，王设祖帐^⑤，馈遗甚丰。生拜别出宫。女乘白羊车，送诸海涘^⑥。生上岸下马。女致声珍重，回车便去，少顷便远。海水复合，不可复见。

生乃归。自浮海去，家人无不谓其已死，及至家，人皆诧异。幸翁媪无恙，独妻已去帷^⑦。乃悟龙女“守义”之言，盖已先知也。父欲为生再婚，生不可，纳婢焉。谨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岛中。见两儿坐在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动亦不沉。近引之，儿哑然捉生臂^⑧，跃入怀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。亦引上之。细审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俊秀。额上花冠缀玉，则赤莲在焉。背有锦囊，拆视，得书云：

“翁姑俱无恙。忽忽三年，红尘永隔；盈盈一水，青鸟